

兩篇演說

石民譯

這是莎士比亞的 *Julius Caesar* 之第三幕第二場：這裏面的主要文字便是蒲魯塔斯和安東尼的兩篇美妙的演說，——特別是後者。據說，曾經非難過莎士比亞的福爾德（*Voltaire*），讀了這一場，亦不禁為之傾倒，因此特將這劇的前三幕譯成法文云。雖然如此，但我們不能說這劇所有的精彩是全在這一場裏。例如第二幕中寫蒲魯塔斯之類似漢姆雷德的愁苦的考慮與其正直的磊落的胸懷；坡霞之柔婉懇摯；西撒之坦率剛強。（這個使我順便記起了尼采的一句話來：「莎士比亞只寫過一篇 *Julius Caesar*！」）——那都是很動人的。不過我現在既不能將全劇譯出，所以，專就這兩篇演說著眼，將這一場摘譯下來；而且這似乎還可以勉強獨立，只須將前面的線索約略地加以述說罷了。那事情便是這樣：——

蒲魯塔斯，一位素負盛名的羅馬世胄，受了別人的逗引而且經過愁苦的考慮之後終於和他的同謀者凱西歐斯，卡斯加等將平日與他要好的西撒——歷史上所謂羅馬共和時代的一個「迪克特託」——刺殺了，因為他「是有野心的」他：將要做皇帝。這事

變發生後，全羅馬便哄動了，於是蒲魯塔斯便領了那班市民到「公共場」(Forum)中對他們講演——這便是這一場的起頭。安東尼呢，可以說是西撒的「佞臣」罷，本來那些同謀者是打算將他也殺掉的，但蒲魯塔斯不肯，而且還允許他在西撒的靈襯前向羣衆演說，如這一場本文中寫到的。至于後文呢？——安東尼作了「三執政」之一，而蒲魯塔斯與他的同謀者則一同被逐出羅馬而且由兵敗而自殺。——譯者。

蒲魯塔斯與凱西歐斯進場，並一羣市民。

衆市民 我們要明白這個原委，讓我們明白這個原委。

蒲魯塔斯 那麼跟我來，聽我來講，朋友們。凱西歐斯，往別的街上去罷，而且分領一部分人去。誰願聽我講演的，便留在這兒；誰願聽凱西歐斯的，便和他一塊兒去罷。民衆應了解西撒之所以致死的緣由。

市民甲 我願聽蒲魯塔斯講演。

市民乙 我願聽凱西歐斯講演；我們分開去聽，再來比較他們各人所說的道理罷。

凱西歐斯與若干市民退場。蒲魯塔斯走上宣講台。

市民丙 高貴的蒲魯塔斯上去了，肅靜！

蒲魯塔斯 平心靜氣的，一直等我說完。

羅馬的同胞們，朋友們！聽我說明我的理由，且不要鬧，否則你們便會聽不清楚：相信我，憑了我正直的人格；而且一想到我正直的人格，你們便會相信我：儘管就你們的見解來責備我罷，且喚醒你們的意識，你們才可以下一種更好判斷。在這會衆裏面如果有誰是西撒的親愛的朋友，那麼我告訴他：蒲魯塔斯之愛西撒實不亞於他呵。如果那位朋友要追問爲什麼蒲魯塔斯竟起來反叛他呢，那麼這就是我的回答：——非我之愛西撒有弗逮也，乃我之愛羅馬爲有加也。難道你們寧願西撒活着而大家作奴才以死，却不願西撒死了而大家作自由之民活着麼？西撒平日友愛我，我則爲他哭泣；他的運氣好，我則爲之欣幸；他是很勇武的，我則尊敬他；但是他有野心，我就把他殺了。那是以淚對他的愛；以歡心對他的幸運；以敬意對他的勇武；而以「死」對付他的野心。在這兒可有誰是這樣地卑賤竟甘心做奴才呢？如果有，請說罷；對於他，我可得罪了。有誰是這樣地粗鄙竟不願作一個堂堂的羅馬人呢？如果有，請說罷；對於他，我可得罪了。有誰是這樣地墮落竟不想愛惜他的國家呢？如果有，請說罷；對於他，我可得罪了。我且停

(4)

一會兒，聽候回答，

大衆 沒有，蒲魯塔斯，沒有。

蒲魯塔斯 那麼我就並沒有得罪了什麼人。我對於西撒所做的，正如你們對於蒲魯塔斯所應該做的一樣。他之所以致死的原因是記載於元老院的冊籍裏；他所應得的光榮並未減損，而他的種種過失也不會故甚其辭，這些過失即他之所以致死的緣由。

安東尼及其他諸人進場，並抬上西撒的屍體。

這裏抬來了他的屍體，哭着的是安東尼，他，對於這回謀殺的事並未出力，但是，西撒既死，他也該得到一種利益，即與聞政事；你們誰個不該得到這種利益呢？我的話是止於此了——我既然因為愛護羅馬而刺殺了我的最好的朋友，那匕首猶在，我可以用來處決我自己，如果國人必欲我死才覺得快意。

大衆 活着，蒲魯塔斯，活着，活着！

市民甲 大家爲他奏凱送他回府呵。

市民乙 給他建立一座雕像，和他的祖先輩在一塊兒。

市民丙 就請他作「西撒」罷。

市民甲 我們將歡呼着，狂叫着送他回府。

蒲魯塔斯 同胞們，——

市民乙 別鬧！別作聲！聽蒲魯塔斯說呀。

市民甲 喂，別鬧呀！

蒲魯塔斯 善良的同胞們，現在讓我獨自走開罷，而且，爲了我的緣故，你們且和安東尼停留在這裏；你們應當尊重西撒的遺骸，而且應當尊重安東尼的說話，他勢必爲西撒讚頌一番，這是我所允許的。我請求你們：除了我一個人，誰都不要離開，等到安東尼說完爲止。

市民甲 別走，喂，讓我們聽馬克安東尼講演。

市民丙 請他到宣講台上去罷。

安東尼 我，叨蒲魯塔斯的光，得邀諸位的眷顧。

市民丁 他說蒲魯塔斯怎樣？

市民丙 他說他叨蒲魯塔斯的光，得邀我們大家的眷顧。

市民丁 頂好他不要在這裏說蒲魯塔斯的壞話咧。

(5)

(8)

市民甲 這西撒真是一個專制魔王。

市民丙 我們幸喜除掉了他。

市民乙 別鬧，讓我們聽安東尼能夠說些什麼。

安東尼 列位，——

大衆 別鬧呵，讓我們聽他說呀。

安東尼 列位朋友，列位同胞，請你們聽我說幾句話兒：我來是爲西撒營葬，不是爲他讚頌

呵。人們所做下的罪孽，到他們死後還是存在的，而他們的功德則往往是和他們的骸骨一同埋沒了；我們也就讓西撒是這樣罷。剛才那位高貴的蒲魯塔斯對你們說西撒是有野心的；如果是這樣，這是一種很可痛心的罪過，而西撒是已經遭了很可痛心的報應了。

這裏，我是蒙蒲魯塔斯及其餘的人們允許，——因爲蒲魯塔斯是一個正直的人物；他們都是，都是正直的人物呵——所以我來到西撒的靈柩前說幾句話。他是我的朋友，在我看來，是誠懇而且公正；但是蒲魯塔斯說他是有野心的，而蒲魯塔斯本是一個正直的人物呵。他曾經帶了大批的俘虜回到羅馬來，這些俘虜的贖身款使我們的國庫充裕了：這可視爲西撒的野心嗎？有時遇着貧苦的人們哀哭，西撒即不禁流淚：野心家應該是一

種鐵石的心腸罷：然而蒲魯塔斯說他是有野心的，而蒲魯塔斯本是一個正真的人物呵。你們都會親眼看見，在綠布卡節日，我曾再三地把皇冠呈遞給他，而他却再三地推辭了：這是野心嗎？然而蒲魯塔斯說他是有野心的，而蒲魯塔斯實在是一個正直的人物呵。我所說的並不是要否認蒲魯塔斯的話，不過在這里我是要說一說，我自己所知道的事罷了。你們大家都曾敬愛過他，這並非是無因的：可是有什麼緣故竟使你們不爲之哀哭呢？哦，理智！你跑到野獸羣中去了，而人們却失去了判斷力。請寬恕我罷；我的心是和西撒一塊兒在那棺材裏，我不能再說了，直等它回復過來的時候。

市民甲 我覺得他的話裏面很有些道理。

市民乙 你好好地想一想這件事，你就會覺得西撒是受了大大的冤枉哩。

市民丙 他受了大大的冤枉嗎，先生們？我恐怕取而代之者是一個更壞的人罷。

市民丁 你留心他的話麼？他曾經不願接受那皇冠；這樣看來，他一定不是有野心的了。

市民甲 倘若是這樣，總要嚴辦幾個人。

市民乙 可憐的靈魂！他的眼睛哭得通紅了。

市民丙 在羅馬是沒有一個比安東尼更高貴的人物呵。

(7)

(8)

市民丁 你們留心；他開始再說了。

安東尼 但是，如果在昨天，西撒的一句話便可以鎮住全世界：現在呢，他是躺在那裏了，而且就是這般貧賤的人，也沒有一個對他致敬。呵，諸君，倘若我成心來激起你們的心去反抗，去暴動，那麼我將對不起蒲魯塔斯，對不起凱西歐斯，你們都知道，他們是正直的人物呵：我不願對不起他們；我甯肯對不起死者，對不起我自己和你們，却不願對不起這樣正直的人物。但是這裏有一張羊皮紙，上面蓋了西撒的印；這是我在他的住房裏找着的；這便是他的遺囑呵；如果讓普通的人民聽到他所留下的話——請原諒我，我並不想念出來——那麼他們將去吻着那死了的西撒的創傷，而且將以他們的手帕浸取他神聖的血液，唔，他們將祈求他的一莖髮以為紀念，而且，到臨終的時候，將它寫明在他們的遺囑裏，傳給他們的子孫，當作一宗貴重的遺產哩，

市民丙 我們要聽一聽這個遺囑！念罷，馬克安東尼。

大衆 遺囑！遺囑！我們要聽一聽西撒的遺囑。

安東尼 鎮靜罷，平和的朋友們，這個我必不可念給你們聽；因為知道了西撒是怎樣地眷愛你們，那於你們是不相宜的。你們不是木塊，你們不是石頭，你們是有人心的呵；既有人

心，則一聽到西撒的遺囑就會使你們憤激起來，使你們狂暴起來哩。頂好還是你們不知道罷，不知道你們是他的遺產承繼者罷；因為如果你們知道了，哦，會弄出怎樣的事情來呀！

市民丁 念那遺囑罷，我們要聽一聽，安東尼；你們必得把那遺囑念給我們聽，西撒的遺囑呵。

安東尼 你們可以鎮靜些兒罷？你們可以等一會兒麼？我剛纔實在不該對你們說及它；我恐怕我對不起那班正直的人物呵，他們的利刀刺殺了西撒，我老實害怕哩。

市民丁 他們都是些叛徒；什麼正直的人物！

大衆 遺囑！遺囑！

市民乙 他們都是奸賊，是兇手；念罷，念那遺囑。

安東尼 然則你們必欲強迫我念那遺囑麼？那麼，請站一個圈子圍着西撒的遺骸，於是讓我把他，寫下這遺囑的人，給你們看看。我可以下來麼？你們可以允許我罷？

大衆 下來罷。

(9)
市民丁 站個圈子呵，圍着這兒。

市民甲 站開一點兒，別挨近這靈柩，別挨近這死者。

市民乙 讓地方給安東尼呵，最高貴的安東尼。

安東尼 咳，別這樣地擠着我；站開一點兒罷。

大衆 站退些；退後呵。

安東尼 如果你們是有淚的，現在就預備灑下來罷。你們都知道這件戰袍；我還記得西撒第一次穿上它的時候哩；那是一個夏天的晚上，就是他征服了樓尾的那天。（註一）看，

這一塊是被凱西歐斯的匕首刺穿了；這裏被那位狠心的卡斯加刺破，成了這個樣子；這裏呢，是那位最相親的蒲魯塔斯所刺穿的；當他把刀子抽出時，西撒的血隨即流出，彷彿是走出來看；難道蒲魯塔斯竟這般無情麼。原來蒲魯塔斯，你們都知道，是西撒的安琪兒；呵，神明在上，西撒是怎樣親切地和他要好呵！而這却是最無情的一刀；當我們的西撒見着他刺殺時，他覺得那樣忘恩負義，較之那班叛徒的刀劍尤為厲害，他簡直抵當不住了，他的堅強的心竟為之碎裂；隨即掩面而倒，倒在朋伯雕像的腳下，鮮紅的血液流遍了那一塊地方。呵，偉大的西撒倒了，這是怎樣的一種事情呵，同胞們！我，你們，我們大家，都墮落下來了；這種殘忍的叛逆竟公然行於 們之上哩。哦，你們

現在都哭起來了，我知道你們是覺得有點傷心罷，你們所灑下的都是多情的眼淚呵。

唔，慈悲的靈魂，你們僅僅見着西撒的衣服上所受的創傷就不禁爲之啜泣麼？且看一看這裏罷，這裏纔是他本人，你們都知道，是被叛徒們殘害了。

市民甲 呵，傷心哉！

市民乙 呵，高貴的西撒！

市民丙 呵，悲慘的日子！

市民丁 呵，叛徒！奸賊！

市民甲 呵，最殘酷的事情！

市民乙 我們要復仇，

大衆 復仇！走！搜索！放火！燒！殺！殺！殺盡那些叛徒，一個也不留！

安東尼 且住，同胞們。

市民甲 別鬧哪，聽馬克安東尼說。

市民乙 我們要聽他說，我們要跟從他，我們要和他同死。

安東尼 善良的朋友們，可愛的朋友們，別因了我的話而激憤起來，你們別這樣冒昧的去暴

動罷；他們，做下了這種事情的那些人，都是很正直的呵；他們可有什麼隱情使他們非殺掉西撒不可呢，可惜我不知道；他們都是聰明正直的，一定可以有理由答覆你們罷。

朋友們，我來不是想轉移你們的心意；我不是雄辯家，不能與蒲魯塔斯相比；你們都知道，我是一個老實的笨拙的人。他們也很知道這一層，所以才容許我對大眾說話；原來我既無術智，亦無德望，既無作為，亦無口才，以激起你們的熱血；我不過是老老实實地說說罷了；我所說的都是你們自己所確知的；我不過把西撒的身上一一些創傷顯示給你們看，託那些不能作聲的傷口代我說話罷了；但是，如果我是蒲魯塔斯，而蒲魯塔斯是我，那樣的一個安東尼就會要激怒你們的心！而且將使西撒的每個傷口都加上了舌頭，足以煽動羅馬城內所有的石頭都起來暴動哩。

大眾 我們要去暴動呵。

市民甲 我們要去燒掉蒲魯塔斯的屋子。

市民乙 去罷！走，找那班亂黨。

安東尼 喂，我的朋友們，你去幹嗎，你們還不知道那是什麼回事哩。爲什麼西撒是該受你們這般的忠愛呢？唉，你却不知道；那麼我不得不告訴你們了；你們竟忘却了我所說及

的那遺囑哩。

大衆 真的，那遺囑！我們且停一會兒罷，聽一聽那遺囑。

安東尼 這裏就是那遺囑，蓋上了西撒的印章。在這裏面他這樣地寫明了；凡屬羅馬的市民，每個給以七十五個「德拉碼」。(註二)

市民乙 最高貴的西撒！我們要爲他復仇呵。

市民丙 呵，尊貴的西撒！

安東尼 平心靜氣地聽罷！

大衆 別鬧呵，喂！

安東尼 不僅如此哩，他還留下了他所有的散步場，他所有的亭園，這些都是在梯培河的這岸；他把一切都遺留給你們，而且傳給你們的子子孫孫；大家可以共同享樂，在那裏散步，消遣，消遣。這就是我們的西撒呵！何時再有這樣的一個呢？

市民甲 永不會，永不會再有了。走，去，去！我們要把他的屍體焚化於那神聖的地方，而且就用那些火把燒掉那班叛徒的屋子罷。抬起這靈柩呵。

市民乙 拿火去！

(14)

市民丙 拖下這些襪子！

市民丁 攀下這些窗子，這些木像，隨便什麼罷！

衆市民退場，屍體一同抬去。

安東尼 喔，由他去罷。他們是發動了，隨他們鬧出什麼亂子來。

註一 這是安東尼的演辭中最巧妙的而且最動聽的一筆。蓋羅馬人是特別以武力的聲威自豪的；西撒便是他們攻城略地的大英雄；而征服樓尾又是他最著名的戰績。

註二 “Drachma”：一種古幣，約合我國二元（？）。

馬褂

室暗

「早呵，幹老。」

躺在藤椅上抓腳跟上老繭的金二我一眼瞥見商會常務委員施幹卿跨進浴室，滿臉笑容的招呼。

閉着眼睛細味捻腳滋味的王崇給老字引動了，張眼見是幹卿，便坐起一些，很恭敬的點頭爲禮。

幹卿對於他倆的招呼，祇給以一個不很客氣的目逆禮；但這在受者並不感到他的傲然自大，而覺得禮賢下士。

幹卿接過僮遞過來的熱手巾，揩過臉上的汗，再在鼻孔內清除了一下，然後擲還給僮，自己坐下來脫衣服。在解馬褂紐子的當兒，發見一絲灰塵，便很仔細的撲去。

王崇又把眼睜開，對幹卿身上的馬褂一瞥，說：

「幹老，你真老成，這樣大熱天還穿馬褂。」

「倒不是別的，總覺穿了馬褂在外面走像樣些。」

(15)

「對啊！所以我總是穿馬褂出來的。」王崇仰望掛在壁上的自己的馬褂，心頭感覺到「吾道不孤」的快慰。隨手拿起一張報紙，忽然又放下了問幹卿：

「幹老，我今天瞧見報上總司令過境的新聞中，有一段載着總司令的衣服：白印度綢長衫，外罩玄色團花紗馬褂。可真的嗎？」

「什麼不真，我去歡迎時親眼瞧見的；才神氣呢，穿了馬褂。事情也真巧：我有好久不穿馬褂了，昨天去接總司令，我想是件異常莊嚴的大事，似乎穿了馬褂來得恭敬些，同去的人還都笑我迂腐呢；到了車站，見了總司令恰巧也穿着馬褂，他們才贊服我的識見，有幾位竟因自己不穿馬褂，不敢草率去見總司令。至於報上的記載，是我特爲關照各報館的，使民衆知道總司令也穿馬褂了，好立即開風興起。」

這一席話講者津津有味，聽者像王崇也十分得意：總司令而穿馬褂矣，今而後，其誰敢言廢？

「我倒沒有知道總司令昨天過境。」我自語般說着，心裏覺得這真失了千載難得的良機，不然，跟幹老到車站，給總司令拍張義務照，放大了陳列在自己照相館裏，夠多麼軒昂。

「什麼給革命軍打倒了的馬褂，倒又給革命軍擁護起來？」

(17)

另一位浴客帶着諷刺調子說了這麼一句。

幹卿對那位浴客望了眼，搖了搖頭表示你懂什麼。王崇却熬不住了，說：

「打倒馬褂，都是一班共產黨造的謠言。其實，馬褂怎會打倒呢，在發揮光大原有禮教的現政府治下。」

「真的，穿了馬褂總來得正派一些；單披件長衫，活是流氓腔。」

二我的意見。

衆浴客都暫時沉默，各人在打算從明天起再穿起不時久矣的馬褂來，以副總司令提倡之意，商會常委宣傳之勞。

「馬褂一定要穿的嗎？」正在披上長衫的一個青年浴客提出抗爭。「幹卿先生，我前幾次碰見你在這裏洗浴，也沒見穿了馬褂。」

幹卿惡狠狠的對青年釘了一眼，臉上活顯出爾小子也罔人的鄙視，他很想不屑與辯，但一見浴客都對自己注視，又覺得不駁辯要表示自己的失敗，於是侃侃的說：

「我是素來主張必須穿馬褂的，不是爲了廢除馬褂紗緞業要衰落會打過一個電報給政府嗎？」

「那不過你在給自家寶莊和貴同業着想罷了。」青年微微一笑。

「話不是這樣說的。我的提起那件事不過借以證明我主張穿馬褂的意思。」幹卿的言詞已有些勃然。

「馬褂呢，固然不能不穿，但也無穿之必要。」又一位浴客調停他倆的爭執。「革命以前，對於不穿馬褂的人當作下流看待那是過分；不過一定要打倒馬褂，也就失之過激。照兄弟的意思：穿馬褂依冷暖而定；天冷自然宜穿，一則究屬正派些，二則也可以禦寒；熱天呢，穿了夏長衫嫌熱，自然不要穿馬褂了。」

這位浴客的穿馬褂依冷暖而定論，大多浴客表示首肯，祇有幹卿王崇和二我搖頭反對。這時青年已經出去，幹卿忙問僮倌：

「那個小子是誰？將來一定是個壞東西。」

「是Q大學的學生。」僮倌回答。

「唉！現在一班學生的思想總是如此之壞，我真替社會隱憂呢！」

幹卿嘆息着在腰際圍上毛巾，突着大肚子洗浴去了。

十七年秋在蘇州。

漫 話

心 感

海

(這一篇是我在家裏寫的，因為同別的稿一齊寄，故小峯兄不曾檢登。現在檢出補登於此。)

大約我的讀者都到過海上，而且或者有人對於海有更深的認識。但是，我之於海，自童時起，交誼很深密；遊賞它的各種，不妨把實在的感覺寫出來，給大家一讀，尤其是那些未曾領略過海的風景的許多讀者。

我曾有一首短詩：

秋之來

海已經不同那春的鮮嫩青翠，
也不是夏的深碧蒼綠了——
從淡青的波光裏，

海

透出微微的淺藍色，

而且映着白色天空的光影。

陽光帶着淡黃色——

啊，歡迎！秋已經來到！

玉諾看過，說：「你怎麼對海有特別的觀察，分別到它不同的顏色呢？」的確我對海有很久的交情，和它玩耍過我的青年，它的四時，陰，晴，烟，霧，風，雨，這些景色有很清楚的觀察，非常熟識它的變幻。而且海上的風景常引起我的特別的情緒，有好多詩都是咏海的風景；有好多詩在船上得到那情感才寫的——這樣，海佔了我生活的一部份，而且頗為重要，在影集裏，你可以找出它們。所以，我的漫話也不能不一說及海了。

十天前從漳州到廈門去，住了幾天。這正是春季的景色，海有很鮮嫩美麗的青翠，那樣的色澤正是樹木新萌的芽葉一般的嬌淺的綠色，而春的烟光罩在海面，彷彿披以一層白的輕紗，顯出秀媚的態。海的美確在乎它的色澤和返映的光色，而島嶼山村烟雲為它的配景。那一天回來又值細雨初晴，天空清亮，太陽嬌嫩地照着，青風澆帶着涼意，烟光輕微地在山和

海之間佈着，使人非常清爽，幾乎忘懷塵世的一切和憂患。

假如你在這春季到海上去遊玩，那是最好的時間，比別季爲美麗。因爲這時候的煙光，雨景，霧霧，還有青風所吹縐的微波細浪和海的色澤是最爲秀潤清麗的。如其你到過西湖，看過它的春景，那末你不難想像海有更美麗的嫩翠的色澤，正如我們閩南話所稱的「笑綠」的「笑」字所表示的顏色；而海是較湖爲奇偉雄壯的。

我初次和海認識是在十二歲，我的父親領我到鼓浪嶼讀書時。那時，我和兩個弟弟同來，一到海澄出來的海，都覺得有一種奇異的境界展現於我們的前邊，那境界是完全和素習的不同；是偉大，雄壯，濃郁，冷冽，而且變異的。特別是那飄忽的海風，給我們以不同的激刺。從海澄出來，海頓然寬曠地展開，兩邊的山都在遠處，海面作碧綠色，波浪洶湧地起伏，前途茫茫浩浩，圭嶼和它上邊半圮的塔孤峙在海中央。於是，我和海認識了。

十五歲以後，我在鼓浪嶼海濱的地方讀書，每天和海見面。但是那時我對於自然風景還未留心賞玩，祇曉得它的變異的各狀態，還未能以審美的態度去鑑賞它。那時所感到最美的就是月夜遊海。

在夏季，蒲節之後，天氣炎熱起來，那唯一的美趣莫如月夜遊海。固然，黑暗的夜也可

以遊海，如其你要，也有相當的樂趣。然而月亮皎皎地照着，波光灑灑地返射，清風習習地拂着，四邊的遠山是獸暗的，天空是清朗的藍灰色或是佈着白雲，這清涼的海面和熱鬧的都市隔離，彷彿是幻想的琉璃世界或竟是廣寒之宮。這般的景色裏，波光閃灑之中，蘊着一葉舢舨，環繞着鼓浪嶼一週而浮泛，在廈門鼓浪嶼之間，兩岸點點的燈火和光影閃動着，因為月亮而覺得燈光較為紅些，有一種的美趣。在鼓浪嶼後面，海是寬曠的，映着萬傾波光，圭嶼塔「宛在水中央」，遠遠的南太武山峯頂的塔聳入雲端；四邊沒有燈光，祇有鼓浪嶼零星的幾點而已。在這里，景色是清冷，靜寂而且寬曠的，使人的心神入於自然的美的境界，感受非常的「心曠神怡」。而波流也許是奔迅的，也許是緩緩的，總是浩浩淼淼地閃動着銀白的光輝。這月夜游海的勝景可以一直到八九月，中秋當然是最為美滿。有時，漲流剛漲到最高時，月兒正到中天，風平靜着，海面完全澄瑩着，正似一面鏡，這更使你感到靜的美。

在同這差不多的景色，在航行海洋的船上，黎明的時候，要是你到甲板上眺望，太陽剛出來距離海面不高，那末海面映射着金光，也是非常的美麗，而是愉快的光明的感覺。至於夕陽的海面，你可以想見那艷紅的或者是玫瑰色雲霞投射在碧綠或蔚藍的海面是如何的美麗，如何的光耀輝燦。

海的顏色有多少樣，我不細說了。在較爲奇特的是墨水色，那是在七星洋，到星加坡的半路。而南洋的海常是深碧的，綠到和草場一般的顏色。南洋的海濱真是惟一的遊玩的地方。假如你到星加坡，定要坐電車到牙啣盡末，步行於椰子園的路中而到加東海濱。那里，遍種着椰子樹，蒼綠高爽；別莊的紅屋頂掩映在碧樹日裏；而沙泊上可以坐臥，看着潮水捲湧，聽着波濤風聲，眺着帆船輪船駛行；常有番人或番婦划着「哥黎兒」——一種番船兒，彷彿西湖的瓜艇，但是很小——在海上泛着，番婦的紅裙點在綠波之上。至於內港，山陸都給蒼綠的樹林蓋上，有些樹木完全生長在海濱泥灘上。有一種叫五脚檣，它的根有十數條，高出地面數尺，到潮高處才合而成幹，這樣樹生長遍滿內港的海灘，在這些內港的海是碧綠的，寂寞的，你不能看見鄉村或房屋，祇有海和樹林。在這些樹林間，最常見的是猴，跳躍叫啼。但這裡的海却常是澄盪似鏡，而有美麗的青草般的嬌綠色；海濱有時有一二處的椰子園，番人的「阿答厝」——用阿答葉蓋的木屋——搭在水面。此外還有「圭籠」是內海的唯一的裝飾品；是在海濱當流處用檣桐木一根一根地植立，在末端作一方圈，夜間點着燈火在中間，下邊放罟捕魚。在黑暗的夜間，我們坐舢舨回園裏去，祇有這些遠遠一點一點的「圭籠」漁夫做標記而已。南洋的海銷磨了我五六年的生活，於我的感覺是濃郁的明亮

的綠色的美麗。如果讀者喜歡看它的美趣，在影集裏可以找到好多。

海的美，在春天是麗秀像青年的美女，雖然有許多的變態。在夏季，色彩景致却是壯年的男子了，一切都是雄壯的偉大的活動的表示。秋，冬，因為氣候的蕭索，色澤也較淡，但却是最活動的。這時，風常是非常的大，海面起伏着波浪，捲湧白色的濤頭一陣陣地前進。在這里，風呼呼地怒號，和波浪不停地爭鬥着，不曉得幾萬年了，永沒有停止，恐怕是一物競一中的最劇烈的。在暴風雨時，海面是更利害了，浪頭有的高過船頭，一切的景色表示着飄忽奔迅的意態，有一種的壓迫加在你的心上。我有一首詩，描寫海面的風雨，現在抄在這里，因為我覺得描寫的頗真切，省得另用工夫再為描寫——

海面的風雨

狂風颼颼地吹着，

波浪洶湧着，

點點的白浪頭，

怒起佈滿於海面。

天空的烏雲亂飛，

四邊罩合下來；

海面黑暗了，

祇有浪頭是白的。

狂風緊壓着我全身，

黑暗緊壓着我的心，

風狂的勢力喇！

黑暗的勢力喇！

大雨落下了，

滂沱地落下了，

山，樹，草原，船，帆，漸漸的

隱於斜密的雨絲裏。

海面發霧地白了，

海

天空也略清白丁，
但狂風總是有力的，
把雨絲都吹的橫斜。
我站在船邊，儘量
讓風雨打擊灌沃。
半小時前的燠熱煩悶，
心裏都冰涼了。
風漸漸的靜了，
一切都淡白了，
大雨還淋漓地落下，
海面起着白珠泡兒，
岸上的山，樹，一切，
都隱藏的更深了。

我的心神悠然靜寂。

只有濛濛的雨絲，

在它佔有的天地，

把一切灌沃淋漓。

在涼爽的美景中，

海面，天空，地上。

胡蝶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半

這個集子是十個有着關連的短篇，作者在敘文中說：我不是個無情者，我底顯不出我底情愛，只是爲着環境的拘束，掙不脫這拘束，是所受心之創傷未愈，現在無論如何，心所愛想的總得想，既然想着了總得寫出來，盡量的寫出心中所蘊蓄的愛情的結果，便成了這個集子，有兩句詩代序「窗前飛過花胡蝶，遊絲一縷任風飄，」可見作者下筆時的心情和含義。

憶巴黎

野渠

當我的兩脚一踏着了上海的岸時，我的心才突然感悟到我是已經回到了這煩人的中國了！何等的悵絕呵，如今是遠隔着巴黎了！然而這只是我的軀體如此，我的心，却越是向着牠的。

一個多月的海上生活，是飛一般的過去了！有如已經天逝了的我生二十二年是一樣，我是怎樣的無能把持，接受這個可愛的現實呵！一想起來，留着在我心頭的，是永遠的悔恨呵！

命運之對於我們人類，總是特別的殘酷。爲命運所捉弄，爲時間所延誤，爲機緣所支配，爲能力所克制的，永遠想望着而永遠不會達到，永遠不能接近的那一切，我，常常將他們系掛在那渺茫的「來生」，好像那在愁悶的今日，希圖那歡樂的「明日的人生」，這明知道是自欺，兼以欺騙那些愛護我期待我的人們。可是，命運之對於我們人類，是特別的殘酷呵！雖然是如此，那就使是會經時間之浪的沖激或者消逝的掙扎的可憐的愚痴的痕迹，却也不是不值得回憶的。

(29)

憶巴黎

二九

在這裏，我欲爲牠——巴黎努力的寫幾筆，爲牠那閃耀在惡劣中的一塵不染的奇妙之美麗顫動着我的心，雖然是拙劣的幾筆，不過是聊以減輕心頭的重担而已，直到我們再見的時候。

我曾讀了魯迅先生的著作，記得彷彿有兩句話是這樣的意思（原句忘記了。）生活着，不單爲愛我者，亦爲憎恨我者。這實在深深地打動我的不諳世故，不通人情，不見世面的模糊的心，朦朧的眼，彷彿臆感到，連我所呼吸的空氣裏，亦有着這樣的成分！所以，這，不單是贈送給愛護我及期待我者的人們，大半，還是在憎惡我者的人們之前，留下一點微弱的我的聲息。

一九二八，九，二九，到滬後一日。

（一）温情呵，跟着我一起來了！

像那迷漫在天空中的淡白的薄雲似的温情呵，好似那隨着我來了的蕭然的風吹遍了這寥寂而又煩擾的人間！温情呵，跟着我一起來了！伊悄悄的叩着一般無情人與有情人的心之門，在窈寂之中，我聽出了伊們的應聲，那如歌如泣如怨如訴的輕微的應聲。

正是去年這時候，我每天迎着那清澈的晨風，經過盧森堡園，踏着那受夜露之浸潤，絨

樣的落葉，從這小的森林中氤氳着的植物的氣息，是沉沉然的透進我的胸膈！我的心情本來是好像迷漫在天空中的淡白的薄雲似的，無所掛礙，無所憑着的飄動着，或者竟是靜止着，沒有兩翼的我的軀體而我的心情却已是騰空了一樣！我抬起頭來，呆望了一下從樹尖透過視線，正像與我心情同化了的飄動的白雲之角，呵！温情！

轉輾映演在我眼前的是一切異樣的不同的事物，或者竟是相似的事物，繞過我心頭的却是那輕微的思鄉思國的情緒，無所輕重，無所大小，無所好惡，無所計較，一齊均勻似的浮泛，浮泛在我的心面，那如靜止了的水的心面！

沒有再像巴黎的天氣，那樣地使我愛好的了！雖然在初見着牠的時候，爲着我的粗劣的直覺對於牠略微懷了一點惡感時，隨後我不但完全取消了這個惡感，而且深深地懺悔了！

落葉雖然飄着，羣花却還是如火如荼的怒放着，吹着涼風，淡淡的太陽，薄綢似的霧，輕錦似的籠罩着，活潑，清淡，陰沉，憂悵，是全世界旅人之心的結晶，可愛的巴黎！

當我不曾到巴黎的時候，我設想牠的熱鬧，必與上海是相像的，如南京路的車馬的亂闖，四馬路石路一帶的人的擁擠，彼此衣袂相碰，忙亂，緊張，擾動，雖在冷漠的人，也不能不感到怯怯然的不安！誰知巴黎却絕不如此，我的膽怯，幾乎是爲認識的人所統知道了

(32)

的！我從來少有一個人，獨自敢往大街去買東西，或是散步，可是，當我同了不君或杜君緩步的走過國立歌劇院，那是一個最熱鬧的處所了，汽車好似那蜻蛉樣的輕捷地在馳過，電車前後相接，有如長蛇，在這時候，雖然是胆怯的我，安然地走過，這不單是因為我信任了牠們之不會害我，沒有機心相猜，實地是明白牠們之對我並無尊卑，我們都操有生命的尊貴之權力，相等的權力，這個權力，一到中國，便失去了！

我每憶到我第一天到巴黎的印象了，不君領着我與杜君，冒着第一來迎接我的多情的風雨，穿過了許多縱橫的街道，我怯怯的靠近着旁路走，不君的長長的影子，近着我的左邊，我們穿過盧森堡園的噴水池，一乘汽車直從我們的前面衝來，不君伸起一隻手來止住牠，牠便緩緩的開過了！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們是有生命的，雖然是微弱，微弱到甚至於無可言說！

此後我一天至少有二次經過盧森堡園的熱鬧的噴水池邊，我怯弱的而又安然的走過，一年多來不止數百次了！壓住我蓬長之黑髮的大黑帽，披着一件青黑色的外衣，從先賢祠邊的落令處走過，我已儼然成爲巴黎人之一份了！故鄉，祖國，母親，兄嫂，師友，像一條無迹的不可見的線，長長的繫住我心之一角，就是這樣讓牠繫住罷，也不想拉緊牠，也不願捨絕牠，就是這樣讓牠去繫住罷！

回到中國了！天哪！回到中國了！一踏着中國的土地，嗅着中國的氣息，看到一切一切中國的事物，依然是緊張，忙亂，擾動，像我故鄉那腐臭了的糟醬，雖然是蒙着一重潔白的絲棉！

中國是絲毫也沒有變啊！我可愛的巴黎，巴黎的友人們呀！在用了你們設想情愛者的那樣的美妙的心來憶念牠麼？柔蕩的波，青青的山，黃葉也在飄落了，還是那同樣的天空似的，迷漫着淡白的薄雲，然而，溫情呵，可是跟着我一起來了？！

我可愛的巴黎，巴黎的友人們呀，在你們久已離遠了這個中國的思念之心，我怎樣地來附於你們之期望，而有所報告呢？！天哪！

一切都依然，一切都照舊！只是桂子的清香是陣陣地送來，駕着涼風，蒼蠅圍住了在我們前面的熱氣騰升的菜，飯，嗡嗡然呼喝牠們的飢餓！

我翹首，閉目，沉思，如像祈禱上帝般的信心之疑向，「溫情呵！跟着我一起來了？！」張開眼睛來還是那展在我頭上的天空，我的眼淚，是數然的往我空虛的心之幽谷裏浙瀝着。

一九六，一〇，十三，

若有其事

許欽文著
實價三角

這由十四篇短文集合而成，是作者於幻象的殘象付印後繼續在杭州寫的；其中有着戀愛的故事，有着殺人和被殺的記載，也有着好些變態心理的描寫，好些取材於自號革命青年其實原也是劣根性非常豐富的小資產階級的。除狼叫的羊，牛頭山和鬼白形式略異，正如大半年來西子湖濱常可見到的情形。末篇伏中雜記更多清黨後恐怖狀況的紀實。但也並非全然灰暗，如課餘，也寫着好些鮮明的希望。陶元慶先生作書面。

黎明之前

楊 騷

昨晚連夜睡不得，
眼前如烏雲濃墨；
胸中心兒暗黑，
心上血兒壓迫。

啊！黑，漆黑！
把宇宙的空兒滿塞！
我唱歌，無板拍；
我繪畫，無顏色。

但聽屋頂貓兒咪咪，
但聽床下鼠兒唧唧。

黎明之前

今早東方初明，
我的心兒才平。
小鳥在耳邊吟唱，
綠葉在空中寫情。

啊，新，清新！
把夜來的恐怖掃盡！
我不唱，有歌聽；
我不畫，有風景。

我睜大半開的睡眼，
我挺起輾轉反側的病身。

三五

太陽的舌頭剛伸出，
何方來的盜雲竊霧，
把天地的窗門圍住，
偷劫了光輝的明眸！

小鳥失掉了覓食的飛路，
綠葉在陰風裏哀訴；
深閨還睡着多淫的少婦，
啊！今天從此日暮！

我心苦，跳出門外高呼，
蒼天呀，雨下如注！

昨天沒有，
昨天沒有，
只有今天好守，
今天這樣的天漏地流！

漏呀，天，漏下天上的隕星！
流呀，地，流去地上的死人！
讓這個天地洗一回乾淨，
讓這個天地再一回新生。

我跳下洪荒的濁流中，
瞧到頭上險惡的蒼穹。

1928. 0. 14.

偶然從一種期刊上看到一篇，評駁甘人的『拉雜一篇』文章，那裏面除了非難從來的——趣味的和手淫的——文學是『反映支配階級底意識爲支配階級作他底統治的工作』之外，主張現時的文學都須合于作者所定的三個條件才得稱爲新的文學——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就是：

(1) 離不了具體的革命運動；

(2) 要把矛盾底發展得來的現實生活的印象調和地全面地實證地去描寫；

(3) 由這方法所創造而來的全體，應該爲提高無產階級底生活水準，當作組織的鬥爭的工具去使用。

(37)

我們從那篇大文，得知作者是看過經濟學序言，知道科學方法，並且明白現實運動的。具備着這三種學識的人所定下的那三個條件，「必然地」不至「立足于抽象的，固化了的，孤立的幻想的絕對性上面」了！我很榮幸：得在這個轉換時期，讀到這一篇轉換文學思潮底文章。我很懊恨：竟讀了許多非革命的趣味文學手淫文學，竟使我那濃厚的革命情緒完全消

失了！竟使我到此刻還在嘗味一切從來的文學：古典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寫實主義的，象徵主義的，乃至于魯迅底吶喊和彷徨！我終於立誓：從今以後，一定做一個革命文學底「忠實同志」，不再談起什麼莎士比亞，易卜生，杜思妥以夫斯基，梅脫林克，因為這些作家都是「反映支配階級底意識為支配階級作鞏固他的統治底工作」的反革命派！尤其使我深惡而痛疾之者，是那個「幻想永久不變的仁愛」的托爾斯多老頭兒，這老頭兒一面「教支配階級怎麼去巧妙地剝削欺騙」，一面又非斥俄皇們的殘暴，而主張人道，矛盾到這步田地，「真該打一萬板」，不，掘尸梟首示衆！我便埋怨自己，為什麼輕率地化掉汗血換來的一元六角（不折不扣）大洋去買了浮士德和磨坊文扎的中譯本來，喏，你看！這兩部「藏版」不久便將燒毀了的！應該，千萬個應該！留着這些反映支配階級底意識的趣味文學手淫文學皆在中國文壇裏面，更將減短無產階級底生活水準，不但中國革命永無成功之望，而影響所及，必至反革命的「匪氓」，叢生如毛，結果，我「大唐」之淪為次次殖民地者幾希！此真可為椎胸泣血之事也！

喂，老朋友！我終算萬幸！終於得着那三個條件，不，三件法寶，鑄造新的文學，革命文學，無產階級的文學底法寶！「一定地」，我將拿着這三件法寶，去搜尋許多應時文學，

去「創造」許多爲非智識階級的革命羣衆所「交關」愛讀的應時文學。那是萬無一失，保你不睜而走！如果你——無論那位老朋友——熱心于什麼黨部的宣傳員考試，你得把這三件法寶，切記在心，照此鑄造文章（自然傳單也包括在內），包你一榜及第，那時你底生活水準不提而自高了。你看多麼切于宣傳的一個條件！：

「離不了具體的革命運動」！

但是，第二條更加適用，這是爲沒有文藝素養，不，一點兒沒有文藝知識的人，「抱佛脚」用的。這是寫實主義和古典主義參合而成的嶄新的條件，（或者就是新寫實主義的一種重要涵義吧？）告知你，所謂「要把矛盾底發展得來的印象」也者，正是寫實派作家所注重的一點，所謂「調和地全面地實證地去描寫」也者，正是古典派作家堅守的要旨。你照這個條件寫作，革命文學于是乎告成，「溫故而知新」的稱譽，也將爲你所有，那時你便成爲革命運動的要人，你底生活水準，當然要提高而至于無可再高了！多麼便宜呵，我那革命運動的成功！

然而，又是一個然而，你如果忘記了第三個條件，你底「那種作品不過成爲個人底手淫」！這是多麼惡劣的一句話呀！雖然在你看去，這個條件或者近于蛇足，這意義似乎已經

(40)

包括在第一個條件之內了。「離不了具體的革命運動」，還不是「當作組織的鬥爭的工具」是什麼？我知道你會這樣想。你別太傻了，這是當代經典，字字是黃金萬兩，丟失一個字，就會影響到你底生活，所以與其不周也寧濫。

這里我要總括地告知你了。從今以後，你千萬不要想起從來的文學，那裏面充滿着「固化了的幻想的真，善，美，」一點兒沒有「具體的流動的美」！你千萬不要上那位寫實派禍首莫泊桑底幾句話的當，我怕你道心未堅，誤入迷途，特地寫了下來，聊備足下參考，便是：

「爲什麼在大部份的人只感到是美滿的生活，在我却是苦悶呢？爲什麼那莫名其妙的苦悶會惹到我身上來呢？爲什麼不能感知那安慰期待歡悅的實質？這是因爲我心中有

「一種第二視覺，這是文人的力量，同時也是他們的大災難。」

當然，這段語，不過手淫文學家喊出來的表面的痛苦，實質上一定是「反映支配階級底意識爲支配階級作鞏固他的統治底工作」的！如果有人提議打倒手淫文學家莫泊桑的時候，你得第一個舉起雙手，大喊：「打倒！打倒！」這是你爲革命起見，就是爲生活起見，不可不這樣表示！好在你也只看過了經濟學序言，知道了科學方法，並且明白了現實的運動，具

備了這些學識的，你去打倒無論那個作家，即是所謂趣味文學家、手淫文學家也者，確實游刃有餘，你祇喊一句「打倒」！就夠了的！

還有一個「臨時動議」，你老朋友！趕緊跑向那成萬的歡迎魯迅底作品的讀者們那裏去宣傳，你閉着眼儘管說：他底作品都在「反映支配階級底意識，為支配階級作鞏固他的統治底工作」！他們都會相信，因為我第一個相信！不到一年，你們的革命便將告成，無產階級的生活水準，就此提的老高，天下于是乎太平！那時我將熱烈地祝你們完全勝利，張着破鑿似的嘴，發出破銅鑼樣的聲音，竭其最後的精力喊道：

「革命文學成功萬歲！」「革命文學家的革命成功萬歲！」

散文集兩種

苦酒集

芳艸著
實價六角

作者懷抱着熱望黎明的心情，然而周圍是黑暗；要求解放，而如處牢獄；在這種境地中，發出掙扎反抗的呼號感傷痛苦的呻吟：這個集子便是這呼號這呻吟的記錄，定能引起苦悶青年的共鳴！

殘燼集

金溟若著
實價三角

本書包含着我來自東，東來餘波，中秋遊絲，江北瑣記，孤人雜記等五篇散文，作者對於陽春的戀慕，少年時期浪漫生活的追憶和慨歎，是用十二分細膩的筆墨去寫的，在這裡又可感到一種灰心失望的頹唐的意味。

隨感錄

一九六 革命文學與裨將（給所謂朱彥者）

楊 騷

自己未嘗以革命文學家標榜着，所以也就不照準貨真價實的革命文學這個法實做文章了。做文章可以爲的是要革命，（好極了，好極了！誰也未嘗說過革命文學只是空話，要不得的；誰都在希望有貨真價實的革命文學出現。但聽說現在革命已經大體成功；按，梓年所說也；嗚呼！革命文學家的英雄將無用武之地了！）也可以爲的原只是書店老板的僱傭，替他做做廣告的傳導體，（按，梓年自述也；嗚呼！資本家的恩威大矣哉！）也可以爲的是什麼什麼，當然無不可以爲的是一時感興。（感興兩字，在那已經獲得了無產階級意識的躲在漂亮的呢帽中的腦殼的所有者的智識階級想起來，當然該死；在那以金緣眼鏡保護着的以無產階級的眼睛爲眼睛的風流的眼睛看起來，當然該死！自己的空舞台與因詩必烈孫就因此，所以該死了，該要受人家的奚落了。）

自己未嘗投軍在誰家大帥麾下當裨將，以効汗馬之勞，或受誰家書店老板的僱傭，以替

(44)

他做廣告。假如我的文章登在奔流語絲上，就算是魯迅的裨將，那麼朱彥你在新宇宙登文章就算是受書店老板的僱傭的小使了；這豈不是笑話！

自己只相信有某種的生活，然後有某種的意識，然後說得某種話。

自己的文章不必強做革命罷？

自己也大不必做誰家裨將罷？

自己得怎樣的情感，說怎樣的話。

自己不受僱傭，不被買收。

以上。

一九二八，十一月，一日

一九七 一筆舊賬

佣

這幾天因為翻舊雜誌，見到有兩處雜誌的發行者還欠我些訂雜誌的錢。大約總不止我個人如此，所以寫下給「同志」們看看。

第一就是長虹編的弦上，遠在幾年之前。那時在北京（不是北平）出版。遠遠地寄郵票去定一年計五十二期，但在二十四期出版之後，就沒有下文。當長虹先生在上海轟轟烈烈地

辦他的狂瀕的時候，曾寫一明信片去問關於弦上的辦法，却仍是沒有下文。說不定此刻辦個人雜誌還用着那時的錢。

第二是洪水半月刊。定第二年的全年是由二十五至四十八期計二十四期。不料到了三十六期上有一篇終刊的「感言」！成仿吾先生雖然說了「去罷，洪水，你完成了你的使命！」但是定報人却要說：「慢點去，洪水，你還沒有算清你的賬！」然而洪水却終於去了，仍沒有下文，或者是採取「已換了東家」的老法子。雖然「不欺騙青年」的呼聲喊得震天價響！

一九八 介紹廣告二則

李宗武

近來我有一種怪脾氣；就是看報喜歡從報尾巴看起，換句話說，即先看廣告，然後再看新聞，而且時時對廣告看得十分詳細，對新聞却大略一看就算完事。自發生這怪脾氣以後，而且常常對廣告有研究興味，最近數月來覺得有兩個廣告很值得介紹的，一個是在南京報上讀到的，其文曰：

「諸君注意

勿失良機

介紹陸陸相士

(46)

蓋聞福善禍淫，天操執行之券，而避凶趨吉，人有轉移之能，唐舉藻鑑無雙，柳莊相士第一，文王渭水訪太公，山河一統，劉備南陽遇水鏡，穩坐四川，風鑑之神妙，自昔然矣，陸陸先生環球之大相士也，得過異人傳授祕訣，研精相理，吉凶禍福，百斷無差，洩未來之機，闡先天之奧，凡造門談相者，皆以善相稱，是合柳莊水鏡為一家，鎔唐舉太公為一冶，固非尋常風鑑家可得而比倫者也，奚將相金及時間介紹於左：

相金起碼二元，每日定看四人，多則恐疲精神，臨辱諸君原諒為荷，

獎白 會面能知過去禍福

坐談明白未來吉凶

由香港來，現寓本 中正街新南京飯店內二十四號，限住一月，

介紹人，東路總指揮部秘書兼漳州各屬政治監察員魯純仁，

海軍總長薩鎮冰，國民革命軍新編軍第二師師長郭鳳鳴，漳碼公安局局長管奮庸，漳龍公路處主任李玉如，戴國楨，黃恩培，吳伯惠，鍾文英，吳春元，孫宗蔡，高耀魁，黃文甫，陳立東，李永清，全謹啓』

另一個是上海報上讀到的，其文曰：

『介紹堪輿大家趙秉甫先生；形家者言論者多嗤爲渺茫不可信，然牛眠馬鬣，見於史傳者，指不勝屈，理學如朱文公，勳業如曾文正，於山環水抱聚氣藏風之說，亦多加注意，則可見未必全屬無稽也，吾杭趙秉甫先生博通載籍堪輿之學，研究尤深，辛亥以後，北走燕齊，遠及遼瀋垂十餘年，所過名山大川，推勘印證，其詣益精，北方士大夫奉若蓍蔡焉，今者避囂南旋，綱齋等夙所欽佩，又稔其人品誠篤，與江湖術士不同，用敢特爲介紹，有志卜吉者，慎勿失之交臂也。介紹人吳綱齋俞彥文玉竹齋高魚古高欣木戴朗台馬燮廷陳紫荷傅克昌張鶴松鍾郁雲王桐齡高怡益高孟徵徐光綬王澄瀾于少甫齊謬公，先生現寓保佑坊普濟醫院內電話一千零七十六號。上海代接洽處四馬路九十五號沈仲山先生』

第一則廣告是介紹環球大相士陸陸先生。陸陸先生雖在南京中正街住了一月——恐怕還是得到公安局的驅逐令以後才走的——我終抽不出時間去拜訪，到如今引爲遺憾。至於趙秉甫先生呢，雖介紹人說與江湖術士不同，但我讀過這廣告後，卽直覺該趙秉甫先生還是一個江湖術士，並沒有前去訪問的勇氣。